

现在偶尔翻开相簿，当时情景清晰如昨，然早已物是人非矣

我的“能人”妈妈

□彭玉平

我经常想起妈妈，有时是白天，有时是梦里。每次都是无端而来，无端而去，一点也找不到规律。

妈妈是2007年4月5日离开的，这一天是清明节。我妈一生爱热闹，忌日竟也偶合这一天，我想这总是有说法的。

我过了四十岁，回家时，妈妈还是说：“我家小玉平家来则喽……”也不管旁边有没有别人，开口就是这么一句。我郑重地纠正过好多次，说已经四十多了，实在不能说“小玉平”了，人家听了会笑话的。我妈总是笑笑，对我的纠正不予理会，好像压根没听到我说的似的。

大概2006年近年关的时候，我回到濮阳。那一天下着大雪，我远远地看见妈妈站在门口，一身雪花，美得如同天仙一般。

印象中，这是我妈最后一次这样称呼我。

妈妈去世时才72岁，实在是年轻的。原本春节在家过得好好的，我也期盼着这样团圆的日子一年又一年的。

路过单庄，我会停住脚步，摘下路边的花朵抛撒，以此缅怀那场战斗中战死的英雄、遇难的乡亲

黄河岸边

□谢新源

五岁时，母亲就对我说：“你是在黄河边上学会走路的。”

黄河，是故乡温县与对岸隔河相望的巩义市的南界河。它自县西孟州市入境，东流，从武陟县出境，全长27公里，于是，就有了这27公里的黄河北岸。

1961年秋末冬初，我们一家五口从陕西蓝田举家迁回故乡，在黄河南岸巩县裴峪沟渡口等待渡船向北岸摆渡的时候，我便于岸边的沙滩上学会了走路。

尽管我们村离黄河滩也就七八里的路，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那困顿、闭塞的情形下，想去一处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。

初中，开始有勤工俭学课。“明天去黄河滩拉砖，你们各自结对子。”那天下午下课时平时要早，班主任说公社建工厂，从黄河南岸的巩义买了机制红砖，已用船运到了北岸小营渡口，我们这就去把它转运到工地上去。

第二天早上，太阳三四竿高，我们这支浩浩荡荡的架子车队，终于一步步接近黄河岸边。

走在车队当中的班主任给我们讲了个故事：

1942年，驻扎在温县北沁阳、博爱两地的日军，为打通横跨黄河南北两岸交通线，于4月初开始集结，由北而南向黄河岸边推进。

6月3日上午8时，日军在坦克车的掩护下，向局联发起进攻。

妈的手，倒是暖如初的。这次妈妈没有说“小玉平你家来则喽”，而是轻轻地说了声：“你怎么回来了？”显然半是惊愕，半是惊喜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把妈妈送到附近的医院，当时妈妈神志清醒，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大的危险。

没想到隔天又接到家兄电话，我就知道情况危险了。上午我匆匆处理完事情，下午带着在广州工作的侄子一起飞回家，见到妈妈时，她已经昏迷了。

我是怎样料理妈妈的后事，已经记不清楚了，因为那几天沉浸在悲痛中，只是跟在哥哥后面木然地走着程序。

妈妈没读过什么书，但心志神明，悟性极高。听说小时候因为家境贫困，外公外婆把读书的机会给了唯一的舅舅。

妈妈没读过什么书，但心志神明，悟性极高。听说小时候因为家境贫困，外公外婆把读书的机会给了唯一的舅舅。

我哥说话一向留有余地，他这有剩余的话瞬间引起了我的警觉。我赶紧飞回家，看到妈妈半躺在床上，脸色不大好，说话慢一些，气力明显弱了许多，我握着妈

纪70年代初国家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时，所遇到的工作阻力难以想象。我亲眼见到母亲坐在门口口竹凳上，对有不满意意见的人娓娓道来，解说国家的政策，一谈就是几个小时，说得来入频频点头。

妈妈非常重视子女读书，知道只有读书才是唯一出路。她感受敏锐，对人情冷暖、世事变化十言九中。

而我面对这样的场景时，也总是积极配合着妈妈说：“我对读书的兴趣确实是我妈教出来的，我知道我妈厉害多了，她从生活中就能感受、总结出书本上的东西，因为我妈是她的‘小玉平’啊。”

1982年，我家有了第一台熊猫牌黑白电视机。当时电视机还是稀罕之物，左右邻居都聚到我家里，像看电影似的，天天黑压压地一屋子人。

妈妈不仅以长相俊俏而驰誉巷里，而且特别特别爱美。我1995年末到中山大学任教后，爸妈来广州住过一年。这一年我带

妈妈一副金嗓子，能唱锡

剧、越剧等调，当然这也是她从广播和收音机中学来的。少时江南夏夜，闷热异常，我摇着蒲扇，躺在门口竹凳上，万籁俱寂，看天上星星，听妈妈唱歌，就是我记忆中最美的童年时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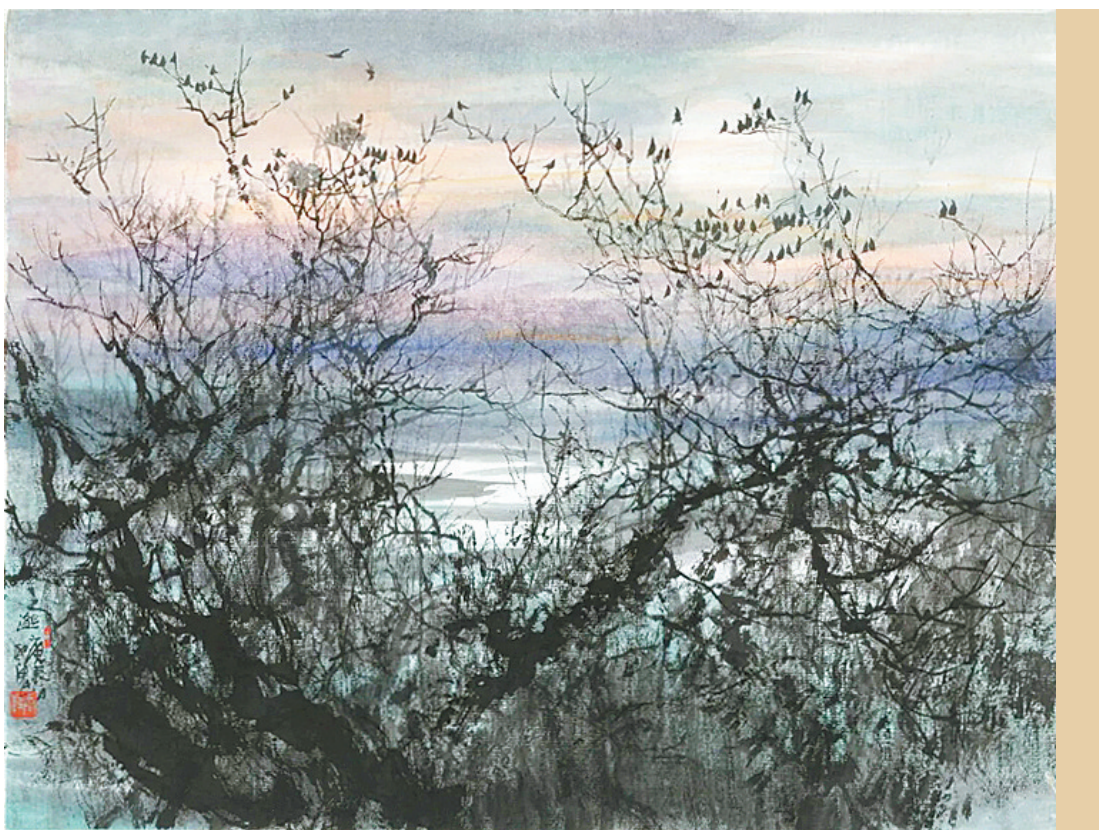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兄弟姐妹四人，当时生活基本上靠父亲担任供销社副主任每月44.5元的微薄工资维持着，但妈妈总能把家里料理得井井有条。

妈妈其实是过惯苦日子的人，少时生活在一个叫瓜咀头的地方，离县城总有二三十里远，在濮阳算是十分偏僻了。

现在想想，我妈一生之中好像拿不出一两件惊天动地的事情，甚至连稍微起一点波澜的事情也不多，她日复一日地操持家务，重复着相似的生活节奏和琐碎内容。

我妈妈总有苦中作乐的本事，我们兄弟姐妹四人，穿着上从来整整齐齐，即便偶有补丁，也是形状好看的样子。

我想念我平凡而伟大的妈妈。



邈(纸本水墨设色)

□宋雨桂

生活的艰辛，让他好几次都不想再坚持，但每到这时，想起我写给他的评语，又有了力量，直到走进大学校园

改变人生的评语

□王继怀

几天前，大学实习时教过的一位学生路过羊城，顺道来看我。我与他已经有近二十余年未见面了，那天，在我家附近的酒楼边吃边聊，聊起了很多人、很多事。

大学毕业前的实习，我去了一所镇中学，在那里担任班主任和语文老师。记得那年秋天非常美丽，瓦蓝瓦蓝的晴空，偶有几缕浮云掠过，太阳在橘黄色的大地上流淌着金光，镇里的那条小河干净得像镜子一样明亮，气温不冷不热，正是收获的季节，也是乡亲们一年一度最紧张、最欢乐的季节。

那时的乡村中学生考大学是很难的，我实习的这所学校据说一年能有三五个学生考上大学，就很不错了，有两年一个都没有。

能力，所以决定还是不去考大学了，他说也是犹豫了很久很久才鼓起勇气把心里话告诉我。

那位学生的作文，我都认真写了评语，点出优点，写满鼓励和祝福。对这位学生的评语，每一句话，每一个字，我都斟酌了好几遍，想通过这段评语，给他自信和力量。

这个顺道来看我的学生，就是其中的一个。我清晰地记得，他是一个矮小瘦弱的孩子，不爱说话，也不怎么合群，似乎班里的快乐、班里的一切都与他无关。

他们校内校外拍了不少照片，爸爸总是一套衣服便便拍，姿势也单一；妈妈就不一样了，记得有次在校内拍摄，妈妈带了个很大的包，一上午换了五六套衣服，而且变换着各种动作，让我惊讶不已，原来六十多岁的妈妈还有一颗珍贵的少女心。

妈妈对子女慈爱，但原则性也强，这是我很早就感悟到的。我少时性格顽劣过甚，凡事随性，不拘成规，令周边亲友头痛不已。

现在想想，我妈一生之中好像拿不出一两件惊天动地的事情，甚至连稍微起一点波澜的事情也不多，她日复一日地操持家务，重复着相似的生活节奏和琐碎内容。

我想念我平凡而伟大的妈妈。

我想念我平凡而伟大的妈妈。

我想念我平凡而伟大的妈妈。

多年以后，哈熊那双惊慌的小眼睛，那回头一眸，定格在我的记忆里

遭遇哈熊

□尹广

18岁那年，我到新疆部队当兵。一次随连长去天山深处探地形，路过认识的哈萨克族牧民毡房，连长进去说明来意，好客的主人阿吾勒招呼我们盘腿坐下后，给我们每人倒了一碗奶茶。

阿吾勒用他半生不熟的汉语回答：“哈熊熊，这个时候嘛会睡觉(冬眠)。”连长又问：“万一我们不小心惊动了冬眠的哈熊呢？”阿吾勒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：“这样吧，你们牵我的马一起去吧。”

几年后，我到传说中的纳纳斯湖看风景。驱车前往途中，得知一个村子凌晨时遭遇了哈熊的骚扰。赶到现场，只见村子里两户人家的院子狼藉一片，棚架被撞倒推翻，牛圈毁坏，连烤饼的露天炉也被踩踏有着天生的恐惧和敏锐的感知。

据村人讲，夜晚出来小便，看见村东面的树林里，有个东西晃动着，好像一个人扶着一棵松树，一会儿又拄着一根木棒蹒跚而行。

老猎人讲，哈熊难斗，一般不要作正面交锋，也不要随便用猎枪。哈熊皮厚油肥，当随于自带了钢盔和防弹背心。

哈熊难斗，一般不要作正面交锋，也不要随便用猎枪。哈熊皮厚油肥，当随于自带了钢盔和防弹背心。

哈熊难斗，一般不要作正面交锋，也不要随便用猎枪。哈熊皮厚油肥，当随于自带了钢盔和防弹背心。

哈熊难斗，一般不要作正面交锋，也不要随便用猎枪。哈熊皮厚油肥，当随于自带了钢盔和防弹背心。

哈熊难斗，一般不要作正面交锋，也不要随便用猎枪。哈熊皮厚油肥，当随于自带了钢盔和防弹背心。

妥帖，是的，辗转飞翔与现世安稳，恰如修行的方法不同，但都是为了得道一样，好好活着、热爱这个世界就足够了

和一座城的缘分

□武桂琴

都说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是修来的，那人城市之间的缘分呢，也一定一定是修来的，不然，那些你梦想了一遍遍的地方，穷其一生也只能是自己梦里的传奇。

一个人对一座城一见钟情是不容易的。人都说是眷恋故土，抵达一座新的城市，那地方再好，再光芒，再包罗万象，再底蕴厚重，因为缺乏主人翁意识，于是过客，疏离感是难免的。

刚来广州的第一个夏天，每天要经过一条长约两公里的街道，衣服很快就被粘腻了，热辣辣的阳光照在裸露的胳膊上，感觉皮肤被灼烤般滋滋尖叫，严重怀疑那点冷风上去就会冒白烟。

再来就不一样了，不是因为珠江夜景的璀璨、二沙岛的风情、琶醍的旖旎、老城区里的骑楼、沙面岛的建筑、广州塔的妖娆、大剧院里曼妙的歌舞，或一年四季都树木葱郁和别样花红，又或者各色美食各种风味的诱惑，等等，这些吸引可是表层的，喜欢归喜欢，真正深入人心的还是一天天积累的生活印记，那些经

过的人事和沉淀下来的温暖记忆，像日夜流淌的珠江水流一样，慢慢浸入心底最柔软的地方，从此从这里就有了家乡般的牵念。

有些城市曾经也是一去再去的，难忘的印象也有很多，美食的、人文的、地理的、情怀的，等等，但是留恋归留恋，终究缘分有限，无法有更多机会再见，之后它日新月异它的，你游走的，再提起只能说：“哦，去过。”

而有的地方，偶尔去过，不过惊鸿一瞥，甚至根本没去过，又或者在那里生活过，后来远隔天涯，却长存在心里。通常那样的是过客，疏离感是难免的。如此只作壁上观的心态，实在难以倾情投入。但日久生情是可能的，如果在一座城市更多地停留、驻足，甚至生活的话，这就是你与这座城市的缘分了。

如果没有机会去过更多的城市、感受更多的地方风貌，那也许只是乘坐交通工具路过、经停、一夜下榻匆匆别过呢，因为每一次的经过与遇见，都丰富过你的视野，触动过你的感知。

如果没有机会去过更多的城市、感受更多的地方风貌，那也许只是乘坐交通工具路过、经停、一夜下榻匆匆别过呢，因为每一次的经过与遇见，都丰富过你的视野，触动过你的感知。

妥帖，是的，辗转飞翔与现世安稳，恰如修行的方法不同，但目的都是为了得道一样，好好活着、热爱这个世界就足够了。